

触摸流年(上)

周明金

老场屋

场屋,大集体时代的产物。那时,每个生产队都有几间或十几间不同用途的场屋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们生产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队——所谓的“富裕”,是因为我们生产队有轧棉花、弹棉花的副业,加上土地肥沃、水资源丰沛,自然条件优于其他生产队,社员的劳动工分值比其他生产队高几分钱而已。爱炫耀的老队长便大兴土木,选择了一处前有池塘,后是山坡的“风水宝地”,一溜儿盖了十多间场屋。有的用来囤积粮食;有的用来饲养耕牛;有的用来堆放农具;有的供轧棉花、弹棉花搞副业用;还有的用来开社员会、办学习班的……但仍有一部分在闲置。

有了闲置的场屋,正好解决了我们这些家里住房窄浅,无炕无被无处安身“穷”孩子的睡觉问题。于是一年365夜我们都群居在那集体所有的场屋里。

场屋土坯墙,淮草顶,木格窗户,冬暖夏凉。虽类似阿Q的土谷祠,却是我们这些“穷”孩子理想的安乐窝。不论春夏秋冬,风霜雨雪,天一黑,我们便上学似的从不同方向聚拢来。有晚上吃饭的,也有家里不烧锅饿着肚子的。大家聚在一起,精神格外亢奋,谈天说地、嬉戏打闹,俨然几台大戏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常常吵得老饲养员、看谷仓的老头们睡不着觉,便大声呵斥:“小炮子们(方言:小鬼们),还睡不着觉了?鸡都叫了,还‘疯’……”

我们顿时屏息凝气,生怕惹怒了他们,不再让到场屋里睡觉。一会儿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。

秋冬季节,家中有被子的带被子,家中没被子的只好向伙伴们“借光”(我属于后者),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,硬往人家被窝里钻。往往一个被窝能挤三四个,好在打谷场上不缺稻草、麦秸,下面可以铺足够的厚,加上小孩子火力大,并不觉得冷。就这样将就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冬。

春夏季节,不需要被子,大多场屋都空出来,睡觉的场地更宽敞,哪里都可以当床,随手拽一把草往地上一摊,倒头便呼呼大睡,从没感觉蚊虫叮咬,直到“日头晒红了屁股”(大人语)还不能醒来,于是就会有大人扯着嗓子喊或掂着棍棒招呼。我们睁开惺忪睡眼,兔子一样蹿出场屋,飞也似的跑去忙各自的“工作”:或割牛草,或拾粪,或放牛……日复一日过着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的快乐生活。

不知不觉一个又一个玩伴到了结婚的年龄,不得不离群索居,紧接着大集体也不复存在了。老场屋走完了它光辉历程,被解散了的社员们抽筋扒皮、拆骨剔肉、分解成若干份,连建场屋的地皮也被瓜分——因为多年的牲口粪便浸泡,肥的流油,遵照各自主人的随心所欲继续默默地奉献着。可是老场屋却留下了我幸福的童年,留下我儿时丰富多彩的梦幻,留给我绵绵无尽的回忆,留给我与它难解的情缘,也留给我别人难以咀嚼的人生况味……

老井

距老家宅子五百余米有一口老井,据说是明洪武年间所挖,圆形的井壁系带有条纹的方砖所砌,井沿由两长两短四块光滑的大青石条组合,经年累月,被打水的绳索“锯”成数道深深的沟痕,井深二十余米。我记事时附近几个村庄三四百口人都吃这同一井水,每天清晨或傍晚来此挑水的人聚来散去,“吱呀作响”的扁担声,“叮叮当当”水桶的碰撞声和人们见面的打招呼声、嬉笑声构成了一曲曲内容丰富的交响乐。

儿时,耳朵里灌满了有关老井不同版本的神奇故事。一说老井水旺,历经大旱三年而不干枯是因为它与淮河相通,说有人为了证实这一说法,往井里放了一只鸭子,鸭子一个猛子扎下去,第二天在淮河里果然找到了那只鸭子。真实与否,不可考证,但老井与淮河相距四千多米倒是事实。又说老井是神井,越是天旱水越旺,1959年天大旱,数月无雨,许多井相继干枯,老井依然保持它的深度,每天可供近千人吃用,有人好奇,用抽水机抽了一天,仍然没把井水抽干。又说老井能预报天气;老井经常出彩虹;老井虽深却淹不死人……这更增加了老井的神秘感。

初识老井,是我13岁那年,父亲和哥哥都去了鲇鱼山兴修水利,母亲病了,没人挑水吃,我便自告奋勇去挑水,母亲虽然舍不得,可也没办法。走到井边,我伸头看去,一个幽深的黑洞令我不寒而栗,凭

我瘦弱的体格根本不能把一桶水从井中拔上来,只好怅惘在井边,幸遇邻家大嫂来挑水,她帮我拔上一桶水,分成两半桶,我一路上磕磕绊绊,歇了三次,挑到家已是大汗淋漓、气喘吁吁。但喜不自胜,总算可以为家庭尽微薄之力了。随着年龄增长,体力的增大,我便承揽了为全家挑水吃的任务。一直挑到我离开家乡,前后共16年。后来回家还常帮年迈的父母挑担水,尽尽孝心。与老井也时断时续地相逢。

随着父母的相继去世,我与老井日渐疏远,但对老井的那份感情依然,毕竟它用甘甜乳汁养育我二十多年。家乡来人,我常问及老井,来者总是笑笑说:“现在家家都打了机井,早没人再到老井里去挑水了,也许老井不存在了吧!”唉,可怜的老井像是尽完自己义务的老者,日渐被人冷落、遗忘,孤苦伶仃地占据着田角一隅,又像是被遗弃的敝屣,无人问津。但有关老井的传说和曾经的辉煌却镌刻在我辈及老辈人的记忆中。

清明节回老家扫墓,我去拜望这位分别三十余载的“老友”,老井依然是我记忆中的那份装扮,只是斑驳的条纹方砖上布满了苔藓;砖缝中生出些不知名的水草;井口那四块光滑的青石条上绳锯沟痕清晰可见,见证了老井不平凡的历史;近乎齐沿的清澈井水倒映着井口大小的蓝天;井台四周长期无人践踏,长满了茂密的杂草。老井静静地躺在那里,像是一个胸前挂满功勋章、孤芳自赏的遗老。当我伸头探望时,镜子似的井水中映出的是一个头发斑白,满脸皱褶的老朽,恰与老井相映成趣。

凝视老井,心潮澎湃,思绪万千;作别老井,恋情依依。

老井能从我的记忆中消逝吗?

(未完待续)

竹林

陈洪明

房前有一片竹林,它清幽安静且充满生机,清晨或傍晚,我总爱踱入那片竹林,或在其间信步,或于周边徘徊,总能感受到独特的宁静氛围与自然之美。

清晨时分走进竹林,能闻到竹子散发的淡淡清香,令人神清气

爽。清风吹拂竹叶,发出若有若无的沙声,让人思绪万千。如有狂风刮过,竹子随风摇晃,掀起起伏的波浪声,仿佛能抚平心底的波澜。竹林地上铺满层层落叶,松松软软,踏上去如同做足底按摩,能缓解一天的疲惫,让人精神焕发、

活力满满。

不同的季节,竹林也各具特色。春天,新笋顶开覆土,带着蓬勃朝气好奇地张望世界,漫步其间,仿佛尘世纷扰都被隔绝;夏日,竹林是天然的避暑之地,繁密枝叶筛下细碎金芒,蝉鸣与竹叶低语交织成盛夏欢快的乐章,在此处读书、冥想,燥热顿消,内心安谧;秋天,竹子俊秀挺拔,如同忠诚的士兵,抚慰躁动的心情,使之逐渐平静;冬季,依然翠绿的竹林为寒冬增添

活力,小动物们在此栖息,竹林像母亲般给予它们呵护。

此外,竹林间隙种满五彩月季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白的月季花,朵朵鲜艳,散发着阵阵清香。竹林边还有一方荷花点缀的池塘,莲花清新艳丽,出淤泥而不染,菡萏含苞待放,圆圆的绿叶为鱼儿遮阳,呈现出别样的风情。漫步于竹林之中,可以远离繁华与尘嚣,让心灵得到放松与净化。这片竹林真是个好清静、舒适、温馨的好地方。